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圖第一奇女 序

漱蘭居士 造物生人，亦不偶矣。假使大千世界，父無不慈，子無不孝，君無不明，臣無不忠，夫無不貞，婦無不烈，則亦何必於什伯庸眾之中，而別之為慈，別之為孝，別之為明，別之為忠，別之為貞，別之為烈？惟為父者不盡慈，為子者不盡孝，為君者不盡明，為臣者不盡忠，為婦者不盡烈，乃彌覺此父慈、子孝、君明、臣忠、夫貞、婦烈為天壤間必不可少之人。嗚呼，造物之生人，蓋如此其難也！然天既以之數人者力不可必得而既已得之。則當曲體其情，順從其志，愛惜其精神，快慰其際遇，庶足以見愛護之心。不知以宴安為愛，不若以尤患為愛；以雨露為愛，不若以冰霜為愛。將欲予之，必先斬之；將欲伸之，必先屈之；將欲榮之，必先辱之；將欲成之，必先敗之。直待遲之又久，而始有吐氣揚眉之一日。蓋不如此，則無以全其慈，無以成其孝，無以彰其明，無以盡其忠，無以完其貞，無以見其烈也。嗚呼，造物之愛人，蓋又如此其摯也。一部十七史，頭頭是道，遇快意事，不知歌笑之何以忽生；遇不如意事，不知悲泣之何以忽作。然詞旨奧衍，非縉紳先生不能道。《十粒金丹》一書，向無刊本，其立意不外勸懲，其遣詞卻極淺近，黃口小兒、綠窗靜女閱之而解，蓬門老嫗、草野蠢夫閱之而亦解。昔東坡在黃州喜聽人說鬼，陶靖節隱居好與田父語，意趣襟期，各有所寄，若必以雅俗判工拙，豈是解人？

光緒戊子仲秋漱蘭居士書

序賓紅閣外史

聞之《畫史》曰：畫魑魅魍魎易，畫聖賢神佛難；畫仙山異境易，畫層樓疊閣難。何則？有形者必求形似，無形者可以意為之也。賓紅閣外史曰：是可悟著書之法。今夫談神說鬼，弔詭矜奇，目極盤古以前，神遊太虛之境，一畫中之魑魅魍魎、仙山異境也。故《聊齋志異》、《夜談隨錄》、《瑩窗異草》、《閱微草堂》皆優為之。家人父子，日聚一堂，曲繪悲歡欣戚之情，細摹忠佞貞淫之事，一畫中之聖賢神佛、層樓疊閣也。故《紅樓夢》以後，更無說部之佳者。《十粒金丹》一書，不詳著書人姓氏。其以儷偶為標目，固章回書之通例；中間雜以七言有韻句，則其體又近於盲詞，雅不足與於作者之林。而其可泣可歌，可驚可愕，可怨可歎，可恨可憐，忽為天女之散花，忽如壯士之舞劍，離奇夭矯，令人思議俱窮。而所敘者又皆家常之事，不同牛鬼蛇神，誰謂小說中無善本歟？戊子七夕，將作白門之游，寄鷗室主人乞制弁言，為之倚裝屬稿。蓋昔之因作畫而悟著書者，又因論著書而悟作畫矣。